

宋文宪公全集

第十一函

宋文憲公全集卷三十八

後學四明孫鏘校刊

墓誌銘

贈承事郎吏部侍郎張府君墓誌銘

國朝之制凡官階自七品至於第四皆贈封其父母與妻上德至渥也。於時吏部侍郎張度官品居四從例贈其父府君吏部侍郎母林氏德人命書旣下度錄其副楮焚祭墓下復念一介蟣蝨之臣待罪銓曹恩榮溥博逮及二親鸞綾金軸下賁泉壤度深懼無以侈上賜而垂示來裔莫堅匪石願吾子爲文之。濂謹按狀府君諱復禮字禮庭姓張氏廣之番禺人番禺有鄉曰黃岐角皆張姓環居之室廬櫛比當秋宵月白燈火連接而讀書之聲相聞宋紹興間有諱堯者始遷於禮園社塲生飛一通周易能會稗諸家之說而折衷之廣之

士大夫推爲宗師。號曰黃岐張氏易。歿葬社之南山。配麥氏。生二子。彬甫。鄰甫。皆善傳父經。旣葬父。晝夜念之弗置。構堂曰永思。兄弟躬耕以奉歲時祀事。彬甫娶羅氏。生丈夫子三。其次卽府君也。府君薰炙家庭之教。而於易學尤精發。爲大義頃刻千餘言。出入朱程二氏。無乖鑿者。漢儒拘泥不通。或流於術數。痛麾斥之。當是時科目方盛行。鄉人士咸謂府君爵祿可以引手致。府君笑曰。學易者爲知吉凶悔吝而已。何以官爲。獨念居處村疇。諸子見聞孤陋。乃築室都城中。俾就名師儒游。見其成立。輒喜動顏色。已而度舉茂才去。而爲肇慶路高要縣學教諭。迎養甫六齡。而府君歿矣。時至正二十一年辛丑四月二十三日也。享年六十有一。國朝洪武元年戊申十月十五日。度奉柩葬於增城縣西之章山。因遷家焉。

四年辛亥度受薦入朝拜監察御史以至今官風采凜然貪
墨爲之屏迹君子賢之府君四子長卽度次輔次峻次熙輔
峻俱早世孫男二曰原潔曰吉祥女五人昔人有云爲善者
譬如藝禾世世能令嘉種不絕則其發育也益昌且碩矣信
哉斯言也府君世爲儒積善之聞播於海南實合於易積善
成名之義今度位居法從其聲益大以宏是皆府君遺休垂
祉之所致度方欲爲親榮而府君不及見矣悲夫此墓門有
碑其銘固不可不勒也銘曰
一屈一伸其理孔神易道之門君子之攸遵宜文而彰乃韜
其光不露而揚俾後胤之昌有命自天寵臨昭宣鬱蔥而綿
延是爲張氏之阡

鑾坡別集

元故文林郎同知重慶路瀘州事羅君墓誌銘

有序

嗚呼。士君子立志。孰不欲建功名。垂竹帛哉。或不能逢其時。時逢矣。或剛正忤物。坎壈至死。卒無以達其志。志弗達矣。使其名復寂寂無聞。其鬼不靈則已。脫稍有知。未必不鬱悒於九泉之下。操觚任紀載之責者。甯不爲一動心耶。此余於廬陵羅君殊惻然也。嗚呼。君諱文節。字仲正。姓羅氏。羅爲江西右族。唐肅宗時。自洪都遷廬陵之秀川。入宋以來。家談仁義。而人悅書詩。以通經上南宮。對大廷者。幾無虛歲。朱紫相承。照耀州里。起綰郡章者四人。而邑之令佐尤夥焉。曾祖時誠。祖宗權。鄉貢進士。父履泰。字以通。爲元之鉅儒。著書滿家。春秋禮記周禮三經皆爲之集解。復衍河洛圖書之義。列圖三十多。前修所未發。出其餘力。補正戰國策外誤數百條。且爲年表。以次其先後。行丞相府聞其名。署東湖書院山長。蓋世

號通齋先生者也。君始能言。其父抱就書室。抽一卷授之。祝其疾讀。君指插架牙籤曰。吾齒稍長。雖盡通之。未慊也。其父驚喜。暨肄小學。輒以氣雄諸生。莫敢與其齒。後從宦東湖。賢士大夫咸折輩行。爲忘年交。問學日進。水湧而出。撫州判官燕君某辟爲郡吏。郡有獄疑不決。守貳爭以爲問。君厯階而升。摘其案語曰。如此則爲直。如此則爲枉。儕類大慙。出奇計沮君。會朝廷有詔造鹵簿器仗。遣君至屬縣督其成。君至樂安。憩縣廨中。羣吏更謁互諫。以爲鬼物所馮。不宜居。君笑曰。惡有是。乃酣飲而寢。夜漏下十刻。月色微明。見丈夫長而青。立與檐齊。君奮起執之曰。爾來矣。爾來矣。應時而滅。黎明視之。並廨有豫章穹隆而敷腴。縣人祀以爲神。君曰。其怪在爾矣。厯數其罪。用竹楔釘之。未幾。豫章枯死。怪遂息。郡有織

錦工嘗籍於官。竟遁入武昌。出入辯章溫公門。溫勢燄薰灼。莫敢誰何。復嗾君捕之。縣知之。不敢受君牒。君直訴辯章。辯章曰。爾胡不求之府公乎。君如言而往。府公搖手相戒。亦不復出一語。君怒。奔走辯章門。辯章厲色斥之曰。業已屬爾矣。復來何耶。君曰。工合應官繇。府若縣謂其爲社鼠城狐。不能詰區區小人。固不知何所指明。公乃方嶽大臣。不助半指之力。如廢王法何。辯章語塞。卽下令捕與之。眾益譁曰。是尙不畏溫辯章。其有我輩乎。謀出之益急。君懼禍及。裹糧馳燕都。燕都貴人亦忌君峭直。高門縣簿無可投足者。遂入成均爲弟子員。一日。方挾冊諷詠。有相者謂君曰。君兩顴入鬢。當邊微建功。無以久淹爲也。君遂用國子助教姚公登孫之薦。上於集賢。集賢移文雲南行中書。署君昆明州學正。秩滿陞授。

孟傑府君列蠻夷子弟曉之以君臣父子之義辭氣激烈聽者聳然轉普定府知事廉行彌厲大理金齒宣慰司辟爲令史豪酋侵人疆畝持黃金數鎰爲君壽乞君勿右愬者君麾之去酋怒曰君賽天赤耶乃不納吾金也賽天赤鎮雲南之名相云君卒奪田歸愬者乾崖涵里當賦金使者至蠻人納賂往往過所賦之數而金又不可免君至憫其愚反覆開導之蠻人鼓舞於庭曰微使者之廉孰能恤我至是亟輸金而還俄入掾雲南行中書雲南驛騎皆官中給直官吏乾沒之以市馬責土酋君曰爲天子牧元元者顧若是耶痛懲其弊朝廷以雲南在萬里外下吏部準循舊比行銓選之法使者至選君承其事君知積弊未去且曰王者無外敢不靈承上命以正其法乎獻五策於使者吏受民賕者官不稱職者廩

藏不會者。月日不登者。居制未終者。皆不調。使者大悅。悉從之。倖門遂塞。滇池有神蛇。能興雲雨。會大旱。民屢走池上。若無聞者。君爲檄責之。片雲歛然興。雨因霑足。南詔海中積葑成淤。而浮游水上。夷獠耕稼之。號曰葑田。田如不繫舟。西東無定。人交相爲盜。君命紀字爲號。疏其步畝。及四畔所屆。上於官。官爲給券。使有所憑。復植木牾海岸。嚴其畛域。不相淆亂。或海潮漂蕩。有藉以爲奸者。俾出券環證之。竟歸其田。夷獠指示子姓曰。此羅掾所賜也。否則人盜之久矣。監察御史至。每召君於庭。事難定者。必待君言而後決。雲南王亦熟君行。命陞爲提控掾史。提控掌六房之政。人多畏縮不前。君益淬礪弗少怠。適中朝大臣喜意。以失宰相意。出參省事。銳意更張。庶事悉心任君。君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名聲翕然動蠻

夷中。先是蠻夷有鐵甲郎者。負固不服。至是驩曰。天子遣賢
輔臣至矣。奈何不降。帥未附者皆來歸。君之功爲多。鎮戍萬
夫。長伯胡行事多不法。憲府繩之急。伯胡擁兵以叛。累歲不
能討。曲靖宣慰使鬼宗亦蠻酋也。助兵一萬夾攻之。伯胡就
縛。幕府上功。擢鬼宗參知政事。將上。省臣上下莫不與之。君
力爭曰。雲南親王臨蒞之地。辯章而下。多八座大臣。何得有
蠻酋位耶。苟錄其功。使以參政之名自鎮其土。足矣。不然。國
體其謂何。空一府咸曰。微羅掾幾失之矣。鬼宗懼。託君鄉人
囊金以獻。君怒曰。腕可斷。案不可署。鬼宗恚而止。君疾惡如
仇讐。聞部使者德住貪暴。賦虎神詩以爲風。德住銜之。賂西
行臺御史以專權。自恣劾君。君走愬中臺。遂擊德住去之。夷
人大快。君以常調除承事郎。同知彌勒州事。政成。謁選吏部。

遇鄉友羅玉於逆旅。乃勸君曰：君以剛毅取嫉於人，致齟齬一世。秋髮已縝，紛被肩。何不謝事以佚老乎？君慨然曰：子言誠是也。乃上乞骸骨之請。以文林郎同知重慶府瀘州事致仕。年僅六十三耳。居數年中，原道澀乃犯鯨波之險，由海道至閩中。而江西兵燄方亟，遂不可還。以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壬戌，終於福州之民舍。君未終，謂其友曰：此正吾死所也。夫何憾！時閩猶奉元正朔云。其壽八十。洪武五年冬，君之喪始還。明年某月日，始祔葬先兆龜山之原。君長身而瘠，曾襟磊落如青天白日。喜面折人過。雖王公貴人無所避。故有過者常畏君知。亦有幸其知以自改者。民事有屈而不伸。君廉得其實，忿忿見乎色。必以告司法吏。因得白者甚眾。知識尤絕人。每言某地當有兵變，時承平人競指笑之。其後果然。始

服其先見。生平急患難，重倫義。族叔繼賢久居燕，頗饒於貲。與妻柳皆老而無胤嗣，乃迎羣從子觀遠爲後。觀遠至甫七日，而繼賢夫婦死，其服役者羅參出而呼曰：「我嘗爲子矣，觀遠何人，乃欲與吾事耶？」觀遠弱，噤不能對。君亟告公府，逐參，盡囊括其貲，授觀遠，且具舟車，使扶二喪還江南，不特此也。凡遭疾疢貧窶及死喪無依流離不能歸者，君必捐金倡義士周之。初，不知其爲何如人也。君娶劉氏，子男二人，長大紀有文學，而剛介酷肖君。次次炳，贈番禺縣主簿。初次炳爲奏差，廣東宣慰府宣慰使釋迦班嘗招峒丁三千，卽遣征連州峒丁怒，至清遠將爲變，眾憚弗敢往。次炳請前，峒丁彎弓相向。次炳紿之曰：「宣慰命我來賞汝，彎弓何爲也？」峒丁退，與清遠令斂繒帛散之，乃率以往。至連，爲寇所敗，次炳被擒，備極

慘酷竟不屈而死。致有今贈女二人。長適郭滋蘭。先卒。次復爲其繼室。孫男一人。倣曾孫男一人。某君葬後二年。大紀汲汲圖君於不朽。以國史編修趙君壩所爲狀。請謚墓門之銘。嗚呼。予昔總修元史。每求剛正之士在下位而不伸者載焉。蓋以謂雖不能拔之於當時。聊使其暴白於後世。庶幾死者無憾而生者不媿。惜乎有司不上君之事也。於是徇大紀之請。執筆而具書之。百世之下。必有因予文而知君者。雖然。予何人哉。文之傳不傳。固不可必也。所可恃者。世人豔君之行。頗多多。必則倣之。則倣之。必相與謹視之。文其有不傳者乎。信有人如君。終至湮沒無聞。則夫天理人心。皦如出日者。果爲何說也。嗚呼。銘曰。

堪輿之閒。正氣烈烈。在人爲剛。在物爲鐵。鐵尙可銘。剛則弗

屈挺然常伸欲不可湮

其

惟君之生能以志雄遵養以時日

擴以充百王所忌吾惟正從譬彼川流萬折必東

其

古惟正

人妖不敢干芄芃豫章變爲枯管誰鎮大藩乃復蔽奸我往

折之聞者膽寒

其

夷人何知椎結卉服宣厥彝經丕變其俗

爾金我辭我直爾曲凡施惠利惟日不足

其

威靈旣震叛民

來歸鐵甲旣旣棄戈而嬉有聲洸洸有澤輝輝有知卽爲不

識位卑

其

繡衣孔揚其貪若狼我斧我斨莫不如其亢形之

聲歌庶懲而覆覆謂我狂訾我以涼

其

持此而行何適不艱

坎壈其躬恬夷其顏胡不爾庸以豸爲冠鷹隼一出狐鼠盡

跡

其

賢否易位曷以爲政君亦何傷人爲嗟咏禾黍離矣涼

颺棘矣吉士亡矣何嗟及矣

其

鑾坡後集

元嘉議大夫泉州路總管朱公墓誌銘

濂少時卽見莆士朱公廷試文數篇已歎其不可及。後二十
年聞公官閩中。所歷有聲。尤慕服之。及今又閱二十餘年。公
之孫濬以墓銘爲屬。問公之死已十七年。而濂亦老矣。嗚呼。
其何忍辭。公諱文寔。字原道。姓朱氏。九歲能文。十三從進士
林君岡孫學經。每日暮須諸生出。獨援疑義難其師。其師驚
歎之。元至治癸亥。以尙書舉進士。丁外艱去。至順壬申再舉。
遂上名南宮。對大廷。名列第十。賜進士出身。擢同知瑞安州
事。階承事郎。改汀州路總管府推官。轉承務郎。調甌甯縣尹。
進奉訓大夫。御史交薦於朝。除福建宣慰司都事。丁內艱。起
知瑞安。以大臣奏。授奉議大夫。福建儒學提舉。遷同知泉州
路總管府事。陞奉議爲奉政。至官。引年辭歸。遂以嘉議大夫。
泉州路總管致仕。命未下。以至正癸卯八月九日卒於家。年

六十元公同知瑞安大府檄公均瑞安平陽永嘉之役不爲
權沮財奪民服其平爲甌甯行均役法上官以其舍人爲屬
請緩之公格不奉命上官怒誣構公罪部使者廉其非辜獲
免且以訟牒三百委公治之公從容剖答而退不能有言其
知瑞安盜起旁境陷陶山天門諸堡募壯士攻破之斬其酋
以徇颶風挾海水漂民廬舍公發官廩按行漂所賑之其提
舉學事逐其苟職者易以儒儒悅之公孝友切至以父不迨
祿養言輒涕泣事母唯恐拂其意撫五弟教而有恩居官無
廢事公暇講授不輟學者因所居稱葵山先生嘗考閩浙江
西三省士所取得美材爲文本於理不爲浮辭曲辯陳監丞
旅稱之有集若干卷藏於家公之先建安人曾祖德誠宋潭
州駐泊祖治安元河南等處醫學提舉父世英始遷莆以公

貴贈奉議大夫同知興化路事驍騎尉追封仙游縣子母林氏贈仙游縣君夫人池氏封如其姑年若干以丁酉某月日卒於瑞安是年十二月十六日歸葬常泰里雙脾山之原及公卒穿夫人之墓合葬焉甲辰七月二十一日也男一人鏞古田丞六女適校官林敏中漳州路同知王謹惠安尉胡顯祖及黃孔修李某王某孫男一人卽瀟國朝鄉貢進士能世其家銘曰

在元中世士患無位持經挾策就有司試試者爲誰或哲或愚或以爲類棄照乘珠及其旣獲爾州爾邑有所不通爲吏侮執有美朱公游薦而登左律右經吏駭且偵剔蠹平徭如衡稱物有撓之者正色不屈旣典方州亦司儒臺黜士之賈誅盜之魁曷其致然維學知要學以爲政天下猶小彼何弗